



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。在一个飘着濛濛细雨的日子里,我来到上海瞻仰鲁迅故居,以了却心中虔诚多年的夙愿。鲁迅先生自1927年离开广州到上海定居近十年,曾住过三个地方,山阴路大陆新邨是他在人生最后的“呐喊”中度过的地方。

大陆新邨是虹口山阴路上一条很短的弄堂,弄堂里两排带小院的三层红砖小楼对面而立,鲁迅故居就在最里面的那所院子里。一楼底层是上海人习称的“客堂间”,客厅、餐厅、厨房狭长地一溜排开,面积不大,光线暗淡,待客的八仙桌搭配4只烤花圆座椅,小得不能再小。当年,倘若萧伯纳、泰戈尔这样的高个子洋人到其家中,真会坐不下的吧。然而就在这里,鲁迅会见过瞿秋白、茅盾、史沫特莱、内山完造等中外人士,接待和帮助过萧红、柔石、冯雪峰等年轻作家。此外,他还担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工作,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,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以多种形式与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。“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它冬夏与春秋”的诗句,形象地表现了鲁迅为民族解放而顽强抗争的精神。

沿狭窄的楼梯走上二楼,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房,后面有个储藏间。卧室内,有并不宽大的铁架子床,有很小的

拜谒鲁迅故居

许新复

书柜、写字台,还有几把藤椅,实在很简朴。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,在生命最后的六年时间,鲁迅奋笔疾书先后写作了《南腔北调集》《准风月谈》《花边文学》《且介亭杂文》等杂文集,似匕首、投枪刺向黑暗的社会,刺向国民党反动当局。“梦里依稀慈母泪,城头变换大王旗。忍看朋辈成新鬼,怒向刀丛觅小诗”就是先生悲愤心境的写照。除了杂文,其间他还创作了历史小说《故事新编》,翻译了《死魂灵》《俄罗斯童话》等。先生广博的知识、丰厚的学养、精妙的文字,为动荡年代的民众奉献了鼓舞人心、纯洁心灵的文化食粮。

三楼是鲁迅独子周海婴及保姆的卧室,还有一间曾掩护过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客房。1932年,瞿秋白到上海养病,同时领导左翼文化运动。他与鲁迅始有往来,他们一起讨论多个方面的话题。因遭敌人通缉追捕,瞿秋白多次去鲁迅家避难。两年后,在离开上海赴瑞金苏区的头天晚上,瞿秋白到鲁迅家中话别。两人就是在那间客房彻夜长

谈。在大陆新邨的最后一年,鲁迅疾病缠身,体重仅剩37公斤,但他依然坚持编印瞿秋白的遗著《海上述林》,完成亡友的遗愿。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两人的友谊披肝沥胆、圣洁高尚,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极富光彩的诗情与篇章。

鲁迅晚年得子,给他紧张的写作生涯以难得的欣慰与欢愉。海婴年幼尚不懂事时,鲁迅就把他与许广平传达爱意和思念的《两地书》手抄给孩子,可见其舐犊之情。早年,在《狂人日记》中,鲁迅就曾发出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唤,将希望寄托于新生一代,其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另一面,即是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柔情。先生表面不苟言笑,内心却奔涌着炽热的情感,正像他写的另一首诗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。知否兴风狂啸者,回眸时看小於菟”,希望海婴也能“兴风狂啸”,像勇猛的小老虎,做个“敢说、敢笑、敢骂、敢打”的人,万万不可做“空头文学家”。

走进鲁迅故居,我感觉是走近了先生的精神家园。从年轻时弃医从文、抱定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志向,到以钢铁意志扛起进步文学大旗,鲁迅以一颗“大心脏”、赤子心,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他的道德和文章烛照华夏,永存世间。

无须论证,每个人都有一个头脑得以生存,以它储备思维,指挥行为。然而,法国思想家米歇尔·德·蒙田却说:“人生要有三个‘头脑’:天生的一个头脑,书中得来的一个头脑,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。”

“天生的一个头脑”,是与生俱来的。同时,人们往往会将个人的才华与读书联系在一起,这是因为从浩瀚的书海中也能“得来一个头脑”。这可使我们借助先贤的经验和学识,使自己的思维有一个飞跃,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。至于“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”,英国哲学家伯特兰·阿瑟·威廉·罗素将一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划分为三类:个人直接体验所得到的知识,通过他人间接体验所得到的知识,内省所得到的知识。人们的“生活”和实践各异,教益和收获自有落差,所形成的“脑量”无疑大小不一。

倘要从生活中“得来一个头脑”,最为关键的要素是要舍得花时间和精力,亲历实践,切莫奢望一蹴而就。《纽约客》杂志撰稿人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在其《超凡者》中,对“成功”“天才”等概念发表了独特的见解。他认为:“生来的才能和一定的知识固然重要,但天才并非唯一或最为重要的东西,真正有用的是普通的实践经验。”

从生活中“得来的一个头脑”,有时会萌生于一个人的好奇心,在好奇心的驱动下,动手,手更巧,动脑,脑更健,超凡的头脑无意间在好奇心酿成,谱写出人类的奇迹。

无数成功人士的经验昭示:“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”并非是一帆风顺的,它不可避免地会历经挫折、屡遭失误。人不能在他的历史中自然而然地显示他自己,而是在人生经历中拼搏着崭露头角。德国灰领海格尔特的一则轶事充分证实了这一点。上世纪40年代,海格尔特在生产一批书写纸时,不小心调错了配方,生产出大批不能书写的废纸。他由此被解雇了。不日,他惊异地发现,这批废纸的吸水性能特好,能快速吸干手稿墨迹和家具上的水分。于是,他从老板那里将所有废纸买下,再切成小块换上包装,取名“吸水纸”拿到市场销售,颇为抢手,申请专利后大批生产赚了大钱。他的头脑没有因一时的失误而钻进死胡同,而是换了角度,赢得了意外收获。挫折和失误就像一块石头,对于弱者来说是绊脚石,让你却步不前;而对于强者来说却是垫脚石,使你站得更高。

当然,辩证法最忌讲极端、走偏锋。“天生的头脑”“书中得来的头脑”和“生活中得来的头脑”亟须“三合一”,一个人才会变得越来越聪慧、越来越高雅、越来越文明。

人生要有三个『头脑』

沈 栖



下用餐。久居城市,不管是在车里,还是在办公室里,都很难直接晒到阳光,而多晒太阳恰恰是驱散疲乏、烦躁和情绪低落最好的方式之一。

下午,我在秋日的暖阳下小睡了一会儿,傍晚便坐在民宿的阳台上看近处的袅袅炊烟和远处的西山落日,金色的余晖洒在连绵的群山上,将天际染成一片绚烂的橘红。山风微凉,却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,轻轻拂过面颊,让人心神宁静。

天渐渐地黑了,暮色四合,群山变成一个个巨型黑影,只见轮廓,不见细节。弯月如浮在天际的弓状鹅毛,泛着淡淡银光。吃过晚饭,散了会儿步,我躺在软乎乎的床上,关了灯,在群山之中拥月而眠。

秋入大别山

徐竞草

深秋入大别山,岭多峰峻,叶红山静。我在山里民宿住下,民宿外有条深沟,白花花的溪泉水从黄褐色的石头上流过,时而迂回成漩涡,时而顺流直下,发出哗哗的声响。

水白、水清,石滑、石净,长久的冲刷、静流,阻挠、顺推,让溪泉和山石既难舍难分,又决绝分离,成了山里特有的一道风景。

沟边有一簇簇小雏菊,明黄、淡红的花色尤为显眼。民宿老板在溪泉边建了几个玻璃房,房内设有桌椅、沙发,推开窗户便可见树木溪水,可闻鸟语。在房里看书、品茶、发呆,全身上下都透着松快。

午饭时间到了,我让老板把饭菜端到门口的小桌上,坐在秋日的阳光

戒除自溺

张建云

全方位裹挟每个人,窥探喜好、洞悉心事,沉醉其中的人们如同《皇帝的新装》中所讲,身处赤裸无知之中,却自以为光鲜通透。

我们的大脑越来越退化,手脚越来越清闲,欲望却越来越升腾。更多人宁愿沉醉于粗浅和丑陋的视频表白里,为了贪图娱乐甘愿荒废青春。无度享乐、反复消费,不是成长,而是糟蹋青春,最终只换来颈椎疼痛、体态肥胖、代谢疾病等诸多问题,在温水煮青蛙式的放纵中消耗自我。

我们太溺爱自己了。

我们应该尽早醒来,让科技为我们服务,而不是我们服务于科技;让手机为我们所用,而并非成为手机的奴

隶。读书思考,是永不过时的尊严。

《孟子·告子章句上》:孟子曰:“拱把之桐梓,人苟欲生之,皆知所以养之者。至于身,而不知所以养之者,岂爱身不若桐梓哉?弗思甚也。”一棵小树,想要让它茁壮成长,人人都晓得如何去培养。至于人的本身,却不知道怎样培养,难道爱自己还赶不上爱那棵小树吗?大脑真是太懒惰了!

阳明先生的学生舒国裳曾经请先生书写《孟子》中“拱把之桐梓”那一章。先生提笔写道:“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。”而后回过头笑着说,国裳读书中过状元,他岂是真的不知应该养身吗?但他仍是要背诵这一章来警醒自己。当时,在座的诸人无不感到敬畏。

当下,人们多有自大偏执、沉迷享乐、焦虑执迷的弊病。唯有挣脱欲望桎梏,深耕本心、修养身心、心怀家国、践行良知,方能行稳致远,免于沉沦。

“闲局玩家”

是近年随着松弛生活理念走红的网络概念,用来指代一种清醒的处事风格。这类人表面松弛淡定,不掺和身边无意义的内卷,不急于争抢眼前

的小利,日常总显得从容悠闲。但私下里他们一直在冷静观察局势,提前预判潜在风险。等到局面生变、旁人都陷入慌乱时,闲局玩家总能稳住节奏,精准找准突破口,牢牢掌握主动权。这个词大多出现在社交平台 and 职场讨论里,常用来夸赞这类人有大局观,懂得不被琐事消耗精力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闲局玩家

王锦辉

溺爱,会削弱孩子的奋进能力,退化孩子的成长动力,家长往往会用自以为是的温柔漫不经心地把孩子逼到人生绝路。古人云:惯子如杀子。

比溺爱孩子更可怕的,是纵容、娇宠自己。很多人对自己太过宽容,不愿约束自身欲望,纵情声色、沉迷欢愉,放任自我肆意享乐。

很多年前,我们把娱乐情感寄托在影视歌舞上。如今,人们在短视频里自娱自乐,任何一个人举手投足甚至当众出丑都可博取点赞。众人皆知这是浪费时间,不如陪孩子读读书,与父母说话话,和妻子散散步,与自己谈心……但恰恰没有几个人能够从自我迷醉中走出来。

如今很多人出行依赖导航、居家依赖外卖、日常沉迷手机……大数据

云说
家风

